

烈祖成續

七

西

御家

第二

共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3100
冊數	16 ( 8 )
函號	特 42 1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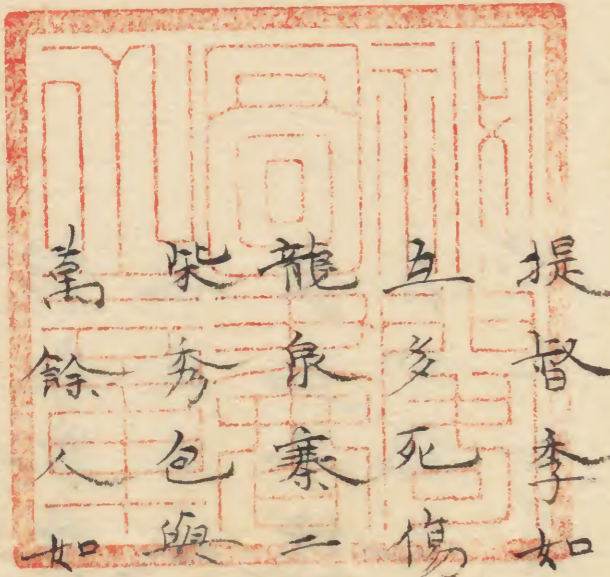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烈祖成績卷之七



萬	柴	龍	五	提	文	文	文
餘	秀	泉	多	督	祿	慶	祿
人	包	寨	死	李	二	馬	二
如	與	二	傷	如	年	四	年
松	李	十	行	松	癸	已	正
敗	如	七	馬	等	巳	正	月
走	松	日	慮	攻	賀	神	祖
加	等	小	衆	平	正	在	肥
藤	大	早	寡	壤	松	前	名
光	戰	川	難	小	家	護	屋
泰	于	隆	敵	西	忠		
甚	岡	景	夜	行	日		
谷	城	立	潛	長	記		
川	破	花	軍	堅	車		
秀	之	宗	出	守	六		
一	殺	氏	城	拒	日		
水	一	羽	據	之	明		

村定光等進攻南安府寨不利而退隆景行  
邑出王城迎之引兵還明兵二十萬入洞城  
守之平壤開城為朝鮮別都故如松據之  
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皆從本國越中守是後  
川邑谷川秀一木村定光等七將攻晉州城  
晉州為朝鮮名城去王城四日程初李昭之  
奔義州也截累代寶器于城中使銳兵二萬  
守之七將兵敗死者不可勝計僅免而歸王  
城年譜家忠曰記朝鮮征伐諸將連署上書各

護屋曰明兵二十萬在洞城我兵十萬雖守  
王城彼能知地險且其兵日增月盛我兵不  
多不得殲之武攻晉州城堅不拔雖舉黃海  
忠清二道彼民麇集險隘以寨道路全羅慶  
尚二道雖舉其半我兵既過則彼出而尾擊  
之今欲多築城壘據守要害則我兵不足請  
賜援軍則速與提督決戰來破竹之勢攻入  
燕京亦不難矣秀吉然之乃以毛利甲斐守  
秀元為將秀元初名安元甲隸守元帥二萬

餘兵渡海援之秀吉曰與神祖及前田利  
家議軍事欲增援兵然行臺之兵十萬不得  
分及京師大阪兵雖衆多皆備警衛亦不可  
分故無可增之兵秀吉流涕曰吾生小國兵  
象不多不得隔藉明地以伸吾志此終身之  
憾也聞者皆歎其有大志也秀吉慮諸將久  
在行臺疲敝倦怠或作雜劇或點茶設宴以  
慰勞之朝野征伐記是月江戶城修築功  
竣松家忠朝吉譜先是沈惟敬自燕京至開城述

石星之意說和親之事李如松不聽然石星  
來應昌力生和議小西行邑素好和親而疑  
平壤之戰惟敬用聞不邑信之惟敬再歸燕  
京密與石星謀四月十八日以監生徐一貫  
生員謝用梓為使多齎金帛賂行邑以為和  
親諸將疲於久役糧餉頗匱故悅和議與三  
奉行增田邑盛石田三成邑來正家議欲司  
兵退保釜山浦城而艱於退兵從小早川隆  
景之議縱火諸營乘煙縱而去明兵不敢進

之諾將據善山府釜山浦以持明使若譜秀吉  
爵征伐記松紀事六月三日松平弥九郎景忠卒志家朝  
日惟敬與一貫用梓至名護屋行臺符謁秀  
吉悅記秀吉譜係五月今從家忠館一貫於  
神祖之營用梓於前田利家之營晨夕享  
之神業記秀吉譜附尾並日用梓入  
立使祖營一貫入利家營按一貫班用梓上  
賜兩使及惟敬物既而兩使告歸秀吉諭行  
邑及三奉行使還臨海須和二王子及後臣

於本國李胎亦自美川還王城朝鮮士民安  
堵如故行馬使內藤飛騨守如安從兩使入  
明與石星面儀據朝鮮征伐記如安丹波人  
故更孫小西氏按明及朝星卷惟敬之功於明  
主假游擊將軍疏  
臣按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敲弄司  
馬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後繆謂惟敬  
緩急可恃故排象議而用之惟敬往來平  
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馬欲沮加

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為表裏歟  
誰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為國家者也徐一  
貫謝用掙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  
知而惟敬之所私為也夫合二國之歡解  
戎馬之紛極為重事監生生負非行人之  
職豈能辨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為使則虧  
損國體莫斯為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為信  
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定  
怪而禪僧兼允靈三永哲之徒皆侍惟惺

以備顧問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朝憲因  
曲彼曹烏能知之潭潭幕府皆為惟敬所  
給惜哉至於四年神宗以李宗城揚方亨  
為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  
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  
誤國家其可畏哉

秀吉以諾將敗於晉州為耻故欲際於和親  
未成之時援之遣淺野邑政黑田如水官兵  
高割髮號如水注齋主往朝鮮諭加藤清正  
于天正十二年

小西行長及三奉行進兵取晉別二十一日  
懲志錄曰八日而毛利秀元小早川隆景黑田甲斐守長政領如水子初孫吉兵衛茂野馬改伊達政宗宇喜多秀家等攻晉別城清正行馬為前鋒收司徐禮元判官成守環堅守晉別城陞險峻不得輒拔諸將悉力攻之二十日城陷斬禮元殺城兵二萬五千餘人懲志錄曰軍民醢禮元首送于行壹秀吉大喜  
辛普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李哈還王城

總閱月而晉別城陷胎大警告急于明諸將  
時吳惟忠心善山府劉鋹也大丘府駱尚志守南原李如松猶在開城為胎之聲援如松召沈惟敬讓之惟敬往釜山浦責行馬負約行馬怒曰汝雖主和儀而明兵累入朝鮮是汝欺我也九月惟敬還燕京連請召還李如松劉鋹等於石星星奏于朝明主許之如松引兵還朝鮮征伐記秀諸將皆去唯劉鋹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人留焉朝鮮中外飢困

重以瀉疫死亡殆盡人心益恐德忌秀吉以  
明主和伐之報未至以為惟敬祿我日夜與  
神祖及前田利家謀議一日黑田如水隔  
墻聞之入曰去年發兵朝鮮以新田殿或  
利家為大將號令出於一人則衆心純壹所  
向必克不然道知兵如臣等若詭計秘策隨  
宜設施則於取朝鮮何難之有方今清正行  
長年壯氣銳唯矜驍勇未嘗軍旅且一人積  
不相能清正出令則行焉壞之行焉置法則

清正沮之故朝鮮人民無所依憑萍梗蓬轉  
皆無土著之念我兵所過朝鮮三道野無青  
草悉為廢墟諸將久戍勞勤可矜回斃民疲  
功必難成矣秀吉然之以為千里暴師兵疲  
衆沮則恐有內訌乃招神祖及利家蒲生  
氏卿淺野巨政謂曰按上文六月如水改  
其還今金山浦諸將徒有懷上之累而無  
進取之心不如吾親帥師以征朝鮮水陸軍  
民立體此意日本全付之於新田殿吾不



復方意須以利家為左協氏卿為右協古督  
中協各將十萬兵三協總三十萬人掃蕩三  
韓直入明地奪燕京以正位號誰能逼之哉  
神祖聞之大怒曰下官自壯年以武為業  
未嘗敗歟今何為坐守日本而受留寄之任  
子公縱屢命而下官決意渡海身言未畢長  
改進曰狝之為妖雖嘗聞之今始見之意其  
狐媚盪惑太閤而非復平日之太閤請新  
田殿勿怒馬秀吉怒髮直上曰豈子恃慢無

禮之甚因扣其刀利家氏卿抱持之曰弭正  
吾曹誅之豈足汚殿下之必乎也政不懼徐  
曰吾輩數百人雖伏斧鑕而不足憂今天下  
人民供朝鮮之役不得一日休身丁壯苦軍  
旅老弱罷轉滯怨怨之聲盈于街衢殿下令  
曰航海則明必有群盜蠢起幾同矣雖  
新田殿在此獨運奇策而何能一且制平田  
海之亂乎願輟航海之幾班朝鮮之師速還  
京師以固根本而為忘久之計則國家幸甚

秀吉怒益甚利家氏卿叱之使退焉改歸營  
待罪居數日健步自肥後來報曰薩摩人梅  
北宮內左衛門招集群盜攻陷佐敷城秀吉  
野家譜依熊木城今回中多黨丁賊者秀吉  
從清正記松采紀事  
大駿與神祖義召焉改曰今使汝子左京  
大夫幸焉將兵擊賊焉改大喜秀吉又謂  
神祖曰宜以本多中務大輔為副神祖所  
召忠勝秀吉謂忠勝曰幸焉年尚少未曉兵  
機軍中之事無大無小汝宜決之幸焉忠勝

符謝即赴肥後既而健步又來報曰清正留  
守之臣誘殺宮內左衛門餘黨悉平幸焉忠  
勝還自中路秀吉遣焉改於肥後檢檢之松  
紀事秀吉與神祖利家謀議以下至遣焉  
政于肥後置元年七月改之惟故與行焉和  
家忌而記如永長改之幸而直肥後賊起  
於先年七月創業記以神祖對秀吉之辭  
係是年朝辭木狂伐記秀吉譜係是年內藤  
安入明年朝辭木狂伐記秀吉譜係是年內藤  
此于

臣按近世藤井誠著四朝諫諍錄載淺野  
長政之諫論曰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信矣豐臣公將入大明未發而有梅北  
之事若馬政不昌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  
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因引齊顏燭諫  
景公元王盤諫世祖二事曰顏燭王盤俱  
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  
則從諫而不失四一則不從而大贖武伊  
與我豐臣公之事皆後世人居之所宜深  
察而顏燭王盤長政之至忠又可以為人  
臣千載之炯鑒矣臧之援司當矣故臣表

而出之

八月三日秀吉側室淺井氏生子名曰拾麻  
呂千右大臣秀賴許閔白秀次馳書行臺告  
之秀吉大喜秀軍政於神祖及利家乘難  
舸還大阪二十九日神祖自名護屋至大  
阪賀之在寺譜創業記家忠朝等閏九月  
二日世子如京師賀之松家忠朝等十月十  
四日神祖發京師二十六日還江戶城誓  
創業記家忠加藤清正與小西行馬不協  
記松家忠朝

屢欲破和護內藤如安報未至靖正以為明  
人殺之十一月三日率兵攻安康明將劉鋹  
自慶州未救靖正設伏擊破之得三百餘級  
鋹遁歸慶州辛譜家忠日記十二月內藤  
如安抵燕京謁明主司馬石星待之甚厚九  
卿科道會議左闕如安與星論辨和伐遂成  
如安歸釜山沈惟敬亦至秀吉聞報使行邑  
等戌釜山側近數城其餘諸將撤兵歸休石  
星奏如安之言於明主明正許封秀吉為日

本回王朝鮮征伐記是歲神祖以火久  
保忠鄰為世子傳忠鄰天正初為奉行至  
是輔佐世子家忠日記保科正光叙從  
五位下為肥後守家忠日記  
三年甲午前關白秀吉欲以天下政事後拾  
麻呂而関白秀次無遜讓之意故先使拾麻  
呂居大阪城而築城於伏見自居之命諸侯  
出彼丁二月神祖會關東將士於神原康  
政弟貸徭錢差役夫每食邑一萬貫出三百

丁家忠神祖如京師諸將在  
名護屋若皆未大阪二十七日秀吉遊大和  
省吉野山花神祖夫會關白秀次權中納  
言豐臣秀保以下大秀保秀次房為大和前田  
利家伊達政宗等從馬誓留二日你和歌會  
盡歡而歸創業大岡家忠三月七日  
經始伏見城凡役二十五萬丁關關東諸將  
在伏見董役十四日神祖如伏見堪觀之  
松家忠紀事是春前岡白秀吉親作申樂於

禁廷神祖及前田利家亦親作之創業四  
月二十九日秀吉浴布馬温泉神祖以平  
巖親吉為使訊之松家忠紀事是月秀吉請  
神祖叙永井直勝於從五位下授豐臣氏為  
右近大夫家忠紀事六月三日秀吉如伏見督修  
築五日神祖享秀吉於旅寓創業紀事家忠  
事十九日神祖自伏見還京師九月小田  
原城主大久保七郎石衛門忠世卒子相橫  
寺忠鄰嗣家忠是秋伏見城落成秀吉徙居

焉松泉是歲秀吉諭神祖使以其弟二女

嫁池田輝政家忠通北條氏直見元正十一年初

世子加首服於大久保新十郎授諱字名

日忠常大久保家譜忠常相摸守又加首服

於西卿孫九郎授諱字名曰忠員前車後語

上左衛門家員長子

四年乙未正月朔神祖及世子在聚樂

群臣入弟賀正閑家忠月日記松泉紀車按二年

蓋生其在後諸寺不吉鄭江戶二月會津城主蒲

生飛騨守氏卿卒其子鶴千代尚知前關白

秀吉念氏卿之功使鶴千代襲封賜書守臣

護之以神祖弟三女嫁之長而稱藤三郎

名秀行為飛騨守創業紀家志三月二十

八神祖享前關白秀吉於聚樂弟秀吉

駕車而來享禮甚盛神祖奉白金三萬兩

家忠日記二萬兩雜彩衣服一石領綿一

千心八丈鳥縮五百端褶三百端馬光大刀

光忠刀行光輝刀良馬一疋世子奉白金

三千兩衣服五十領越後布一百端良馬一  
足秀康奉衣服三十領至將士獻衣服各布  
差平譜創業記家忠九月三日神祖出京  
師還江戶事按至江戶日諸吉關無所見臨  
發神祖密戒世子曰關白秀次將忤太  
閤之意秀次誘汝慎勿黨之松年譜附尾是月  
名曰忠政時年十六菅沼定利養子七年賜  
平松平氏林松關白左大臣秀次淫虐日甚數

登城放鳥身教行人以為樂往年秀吉服關  
又赴名護屋世人皆謂秀吉既老秀次立代  
其勞而秀次曾不經意黑田如水切諫之秀  
次不納回朝諫等錄引秀吉譜芽載如水之  
故不若也然不閱但言切諫之事及拾麻呂生秀  
吉欲立為嗣增田邑盛石田三成等希其旨  
擢梅罪戾磔翹交至秀吉閣記七月三日秀吉  
聞其有反計遣增田邑盛石田三成富田知  
信等於聚樂詰問之秀次誓無他至伏見陳

謝秀吉不聽秀次欲取世子為質天未明遣使請享之久久保忠鄰土井利勝謂其使曰黃門未出寢當俟黎明告之使還又來頻請忠鄰利勝相議速使世子潛往伏見邸衆昏譏大路与竹田間道孰立議不決利勝曰當取大路与從之促駕而去從者僅五六人忠鄰留在聚樂第秀次數遣使請之忠鄰曰黃門有茶會之約曉赴伏見秀次聞之悔其不及世子至伏見謁秀吉秀吉大喜稱

之曰真新田殿之子也創業記家忠乃遣主神祖告秀次之罪狀八日秀吉謫秀次於高野山收其二子及寵妾侍女二十餘人十五日遣福島正則福原直孝池田伊豫守於高野山監秀次之死秀次自殺寵臣木村定光白江備後守熊谷大膳亮等皆被誅是日神祖見秀吉之妻發江戸城如京師二十日至三島秀吉妻又至告殺秀次神祖兼程而行二十四日至伏見謁秀吉秀吉



悅 神祖速來諾秀次有逆謀秀吉殺秀次  
二子及妾二十餘人於三條河原同瘞於一  
坎號畜生塚幽秀次之黨與一柳右近將監  
於 神祖弟其餘各命諱矣幽之忠太閤記家  
采吉譜松紀事  
臣按關白秀次以丰箭之器居鼎鼐之任  
驕奢淫佚失為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  
矣太閤戮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  
畜生塚果何謂哉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

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  
太閤不知虎之所為而其事相類豈殘忍  
之性不期而適然歟抑又甚矣  
先是秀吉養側室淺井氏妹為子九月十七  
日嫁于世子年譜創業記家忠田記松采  
從一位崇源院是歲神祖弟八子仙千代  
夫人是也源院是歲神祖弟八子仙千代  
麻呂生使平巖親吉子養之源流綜貫奧平  
家昌叙從五位下為大膳大夫松家忠田記  
慶長元年丙申正月神祖在京師十六日

前關白秀吉發東國使下築河內堤家忠  
事五月十一日神祖進正二位為內大臣  
年譜創業日記家忠日記松平家乘叙從  
紀事係八日今從公卿神任松平家乘叙從  
五位下為和泉守家忠十三日秀吉子拾麻  
呂命名秀賴叙從三位為參議時四歲家忠  
松吳紀事並云是日秀賴為秀吉抱之同車記  
權中納言誤今從公卿神任秀吉抱之同車  
入朝神祖亦駕車入朝永井直勝內  
藤康成家忠日記作安成松吳紀事作康成  
誰松平正久豐島正次為隨身七月十五日

秀吉築伏見牙城於木幡山辛譜創業家  
事閏月十二日夜京師地大震土裂水湧伏  
見城中殿舍悉倒侍女婢妾死者五百七十  
餘人神祖之弟門樓顛倒加加化隼人正  
壓死家忠日記秀吉先是明主以臨准侯李  
宗城元正使朝鮮征伐記秀吉譜並曰臨准  
直圭臨准侯李言恭子宗城明記事本末  
宗城蓋襲壽也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  
惟敬來聘冊使久懷觀望誓留二年是春始  
至釜山惟敬欲奪使臣而代之陰怵宗城宗

城懼棄壘盡夜遁明主以方亨充使加惟敬  
神機營衛副之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引兵還  
伏見八月方亨惟敬及朝鮮使黃慎朴弘長  
至界津二十九日赴伏見秀吉使宗對馬守  
美智之臣美智讚岐守美智調子柳川豊前調信責朝鮮  
二使曰朝鮮王子何不自來謝再造之恩而  
以早官為使辱我耶勿與明使同謁二使驚  
悸就行長謝之秀吉不聽家忠日記松栗紀事明紀事本末德  
錄忠九月朔方亨惟敬登伏見城謁秀吉惟敬

奉金印冕服及授諸侯冠服隨其品級用之  
朔日亨丹使秀吉著緋衣戴冕坐中央丹使  
隔席坐其右神祖及前田利家等公卿七  
人著冕服坐其左其餘諸臣以次班列亨禮  
甚精豐宴畢丹使出秀吉入花園亭召僧承  
兌靈三永哲使讀誥命至開封爾為日本國  
王之語嘆目大怒曰吾既統領日本何假明  
王之封爵乎初行長告曰明王封吾為大明  
回王故召還朝鮮之師行長欺吾須亟誅之

承兌諫曰中國甚大故外國例受其封殿下  
威名播異域故明帝奉冊盡誠皇朝之輝  
光也宜善遇冊使以結鄰好季吉怒少解然  
憤行長之欺固怒未止行長謝曰此非臣之  
所為皆三奉行之所指揮也因出圭牘數通  
證之秀吉意解召加藤清正石田三成增田  
長盛大谷吉繼曰冊使不可久留詰朝當送  
還畝浦吉將再起大兵屠滅朝鮮四月冊使  
及朝鮮使還畝浦八月秀吉使宗茂智賜金

銀方物於二國之使及使者發柳川調信謂  
黃慎曰明年我兵再入朝鮮事已決矣宜速  
使王子來謝不然王子復為俘虜矣慎大驚  
告冊使年譜創業記秀吉譜十月二十八日  
吉田城主酒井元衛門尉忠次卒子宮內大  
輔家次嗣酒井十二月廿五日野氏部少輔  
宗秀與三宅正負忿爭鬪死宗秀父宗能年  
老宗能剃髮非悼殊甚神祖矜之賜下總  
米邑一千石以慰之是歲以松平康親為大

番頭 神祖謂康親曰今欲以子為大番頭  
 而以吾同族恐子心不平然風塵未靜麾下  
 先鋒非子而誰歟遂與松平家來同職而班  
 其右時年三十福釜松世子加首服於松  
 平又八郎家忠子後襲授諱字名曰忠利賜  
 佩刀池田備中守長吉子次兵衛長季吉  
 弟三子輝政弟也馬幸時九初錫神祖及  
 世子賜佩刀以松平定勝弟三子三郎四  
 郎為荒川二郎九郎養子家忠日記松泉記

走綱仕  
越中守

二年丁酉正月 神祖在伏見弟前關白秀  
 吉以去年地震伏見城壞又使諸侯修築城  
 郭延營殿閣土木之功連年不輟徭役繁興  
 天下告乏創業記家忠明和幾既破秀吉  
 再興師攻朝鮮以豐臣秀秋為大將宇喜多  
 秀家毛利秀元副之以諸將久在朝鮮能諳  
 秋勢秀吉未復赴名護屋在伏見指授方畧  
 置番兵於名護屋以戍之朝鮮征伐二十

日秀吉前鋒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舟師渡  
海二月諸將航海入朝鮮至三月女集者十  
三萬餘進自五路分攻之東萊機張西生浦  
豆毛浦丹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諸城或陷  
或降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別固城泗川昆  
陽等地方日本兵皆據之明及朝鮮兵不能往  
來李哈大恐率后妃王子奔海別朝鮮又大  
亂乞援于明明王以待郎邢玠為經略總督  
楊鎬為經理巡撫麻貴劉鋹為南北大帥以

援之邢玠惡沈惟敬之譎詐使副總管楊元  
執之朝鮮征伐記事本譜松四月十一日  
世子夫人淺井氏生女子姬於伏見城家忠  
松久紀事月日據源流樹院是也六月十  
初適石大巨豐臣秀賴天樹院是也  
二日從三位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辛子秀  
秋嗣公卿神仕秀吉後主從三位前權中納言  
豐臣秀秋功仕秀吉後主從三位前權中納言  
任年月未詳  
臣瑛小早川隆景將畧能似其父元就而  
智謀過於其兄元春嚴島之戰猛厲無比

卒能摩壘陷陳馘陶疇賢而蠶食山陰山  
陽之地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秀吉  
公與輝元相持備中聞明智光秀之亂講  
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  
建議以為不可竟許和親輝元封疆完固  
得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後考當時記載  
有最可稱者文祿中用沈惟敬和倭退王  
城之兵於金山諸將邑難之隆景一言決  
之竟得全師而歸秀吉公器重之封以筑

前引參謀幾隆景以為坐享大國必非大  
閭之所安吾無子不如養其子姪以傳之  
乃請子養其甥豐臣秀秋秀吉公悅而許  
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  
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而汝必勿與  
焉唯須固守封疆何則宗國有英傑之人  
懷包舉宇內之才則可今無其人吾熟察  
之矣後來不能守分而妄動于戈則國必  
戾矣虞子之亂輝元薰于石田三成幾喪

社稷回雖峻削而疆圉得傳於後昆者

神祖之寬仁也隆景之言不亦蒼龜乎秦

王猛臨死諫符堅以勿伐晉堅不能用竟

亡其回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畧擬之可

也

是月戶田三部右衛門忠次卒於下田城忠次

日 是月戶田三部右衛門忠次卒於下田城忠次

之殺守將李福男家忠 吉諸將進攻南原拔

彈正左衛門家員卒子孫九郎忠員嗣前車

二十八日前往夷大將軍源美昭薨年六

十一痘髮 公卿補任將軍家許先是九月七日

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等與明兵戰于

全美館大敗之家忠 日吉 借松美征 事二十八

日參河守秀康從四位下前田利勝並為參

後公卿 補任將軍家忠日 借松美征 事二十八

朝鮮王京家忠 日吉 借松美征 事二十八

七日 白井城主本越前守廣孝卒歲七十

守家忠 日吉 借松美征 事二十八



城那玠以火兵圍之加藤清正自西生浦仰  
 兵入城助守代年譜家忠日記朝野群載世子  
 於鷹武刈縮毛患痘瘡神祖在伏見開之  
 遣永升白元問之白元歸伏見報疾瘳神  
 祖喜稱曰元往復也捷土岐山城守定政卒  
 大定改上德子女賴明孫兵部神祖以奧平忠  
 改為菅沼定利養子襲封上野吉井采邑二  
 萬石松家忠日記  
 三年戊戌正月二日  
 神祖感告夢詣石清

氷社家忠日記松果紀事是春按不殺家忠日記此清右衛  
 祖松豐臣氏開之秘而不殺家忠日記此清右衛  
 夜松果紀事是春按不殺家忠日記此清右衛  
 清氷不應豫科布此事其在他年明矣創業  
 記考異松果紀事一說並以夢和歌係元年  
 正月三日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喜明森  
 為得三日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喜明森  
 忠政蜂須賀家政及豐臣秀秋之兵五萬餘  
 騎救蔚山經理場鎬懼其精銳不戰而走明  
 兵大潰諸將追擊斬獲邑多委棄器械輜重  
 不可勝計那玠奏鎬罪於明主罷之二月明  
 主以為世德為經理玠與諸將議募江南水

兵分水陸四路各以一將提督李如松將中路麻貴將東路劉綎將西路陳璘將水軍甲兵凡十萬各守重地欲相機決戰秀吉諸將亦分據要衝蔚山為東路加藤清正據之須天為西路小西行長據之望津泗川為中路島津兵庫頭安弘陸奥守貴久弟二子修理據之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等諸將及豐臣秀秋部將山口玄蕃允宗和諸主或作宗永開從又讀南行雜錄心聚釜山及四邊營寨

相為聲援朝辭在伐記秀吉譜松采主藩生飛驒守秀行室臣恃功驕橫秀行柔弱不能制其幸藩生四部兵衛擅殺寵臣且利八右衛門秀行怒欲誅四部兵衛石田三成左右之使四部兵衛遁於鎮西將士交相惡三月九日秀吉與神祖幾收會津一百萬石移封秀行於宇都宮給十八萬石移封權中納言上秋景勝於會津以鎮東陸創業志日記松采紀事先是宇都宮於秀行處竟承有罪削封至是給宇都宮於秀行處竟承

謂會津賞封百二十萬石而是月秀吉遊醍

醐山省花夫人及秀頼婿安悉從率服鮮麗

供給盡美四月二十日參議豐臣秀頼叙後

二位為權中納言公卿前田利家叙後三位

為權大納言其子利勝叙後三位為權中納

言言原系因六一二年三月十一日不徑中納

侍後孫在此時然無明後文故不為六月二日

秀吉在伏見城罹疾十六日夜伏見城下無

故騷擾升伊直政在藤社馳至伏見弟家志

松吳記車日先是并伊直政本多忠勝神原

康政石川辰通平巖親吉自開表遮蓋至代

見護衛上番藤社在伏見北是神祖謂直

政曰今夜擾亂起何處汝宜探問直政歸報

曰石田三成火野修理亮治長弟治兵鐸騷

起於此松家忠十四日秀吉疾革召淺野

長政德善院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

正家曰吾關諸侯收伯與麾下士不相輯睦

此禍亂之基也宜釋憾結歡相與保護嗣子

長政等諭告諸將僉曰同心協謀以事嗣居

難敢有異心至於私忿各有其故台命雖重  
難輒和平秀吉聞之不懌謂神祖口願  
內府勞心使衆和協神祖會侯伯諸士傳  
秀吉之旨使相與輯睦衆對如前神祖作  
色曰諸君嚮對太閤既云同心盡忠保護嗣  
君夫奉公上若何挾私怨之有苟構間隙此  
懷攜貳而非同心之謂也愛戴嗣君之美果  
安在哉何其言之相戾也衆屈服曰敢不唯  
命是從神祖復命秀吉大悅享侯伯諸士

相與結歡然侯伯終無和愉之色不與諸士  
交一語神祖按劍怒曰諸君何敢我哉嚮  
報諸君之言故太閤喜而設燕會而今無酬  
酢之禮合睚眦之忿此諸君賣我於太閤也  
坐中之人皆我讎敵天監在上不使一人脫  
去衆皆恐懼屏息中村一氏淺野長攻德善  
院溫言慰藉衆皆俯伏謝罪翌日秀吉聞之  
而諭神祖曰疇昔之事文武兼備威信並  
行雖古之名將何以過之撫育嗣子無懷還

迹者吾不復他求矣感泣謝之松原合戰其  
七月秀吉病間如大阪城不日還伏見既而  
疾篤秀吉以為天下兵馬之權非神祖不  
能握因密謂神祖曰吾死天下有憑陵作  
亂者卿宜提兵早定秀賴孤弱宜保佑存  
恤至其成立隨才處分神祖灑泣曰殿下  
萬歲後孰敢不奉世子若然人心叵測須運  
神智詒謀子孫下官不才何以能勝重任秀  
吉曰今天下無如卿者勉從吾言神祖

固辭而退秀吉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後  
事二人甚邪包藏禍心因諫曰殿下以英武  
之德草創基業有嗣君在何以天下讓他人  
為請臣等竭力護嗣君號令天下秀吉然之  
乃置五大老上奉行以神祖及加賀大納  
言前田利家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安藝  
中納言毛利輝元會津中納言上杉景勝為  
五大老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德  
善院長束正家為上奉行據秀吉譜先是既



僅六歲不能蒞政宜內府專斷天下事前  
田筑前守為嗣子傳在大阪城二人協贊發  
號施令嗣子繼業在二人心凡天下大名勿  
私結昏姻勿擅封郡邑丑老丑奉行虛心協  
謀勿樹黨勿爭權務輔嗣子以至成立又謂  
其腹心曰吾死深祕之淺野彈正少弼石田  
治部少輔立入朝鮮引兵而歸然後發喪頌  
給遺留物於大名諸士儻一人不能引兵則  
使內府渡海或有反者內府不能往則

使利家渡海大名雖多無踰此二人者使一  
人渡海則雖有明兵百萬必不能逼吾師矣  
不然十萬之兵暴骸異域吾死不瞑矣創業  
鮮征伐記秀吉譜開十八日前關白大政大  
原記大松泉從一位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三秘不發喪  
獨長束正家步而從葬于聚樂南阿弥陀峰  
建祠其麓吉譜創業記太閤記家志日記秀  
合戰是今從德善院去以後志日記秀  
未知孰是今從德善院去以後志日記秀  
臣按豐太閤以不世出之姿崛起草莽騁

築鰲之才奮雄武之路遂能徇北越定南  
紀平海西舉關東位極人臣四海無敢支  
吾者可謂曠代一人也置五老五奉行綜  
理政務置三中老弥縫罅隙臨薨顧託之  
言頗近于正皆近世諸將之所不能及也  
遺令諄諄班朝鮮之師析有漢武輪臺之  
風豈悔心之萌乎暗其惑於石田三成增  
田長盛之姦佞特為腹心之臣暨晚年舉  
子布易嗣之志姦臣逢迎墮據構陷遂使

父子不能相保而蒙不慈不孝之名雖由  
關白秀次驕縱不能幹蠱而貝錦萋斐之  
刀亦已多矣朝鮮之役是非實亂事多壅  
蔽諸將怨望爭訟競起延及卽世之後巧  
言如簧幾掩日月之明紛拏喧怒釀成庚  
子之亂究其所由則太閤好侈大務遠畧  
姦人得以投機之所致也  
十九日 神祖世子入伏見城問秀吉疾途  
過石田三成使其臣八十島道與密告喪



神祖世子郎歸于弟年譜創業記家忠神

祖歎曰往年太閤在名護屋淺野彈正坐共

臣偽造黃金因于利家之營吾駕肩輿潛至

因所欲共休戚解釋其事遂得免死故懇歎

特也今不告吾以大故而三成與吾疎也友

以實告人心固未易料也松原記事關是夜

神祖與世子幾誥且世子出伏見赴

關東松原記事九月二日世子還江戸

城三日神祖及利家秀家景勝輝元與上

奉行互通書以誓輔導秀賴諸侯牧伯亦各

上誓書以示無貳年譜創業記家忠十三日

世子加首服於松平伊昌子弥三部賜諱

字及佩刀名曰忠實口井松平系回家忠孫

外記淺野長政石田三成以秀吉遺命奉神

祖之旨至筑前博多遣使朝鮮告秀吉之喪

使諸將引兵還先是島津義弘與其子又八

郎忠恆美弘弟三子後更家久歷陸奥守薩

在朝鮮築望津昏江永春金海固城昆陽泗

川新寨八寨父子居新寨為諸寨聲援二十  
日明中路提督董一元攻拔望津永春二寨  
二十八日明兵襲泗川大同院將李寧特勇  
披衆而進弘之兵擊斬之遊擊虞得功中  
鉛死十月朔董一元與部將弟國器葉邦榮  
彭信古攻新寨弘父子拒戰大敗之二十  
萬兵一時潰走一元不能制之弘之兵追  
擊之其餘溺水墮斃死者無算弘下令不  
使窮追至望津收兵還凡獲三萬八千七百

十七級馘送筑紫羊譜家忠川記朝鮮征伐

未奉本明人郭國安在弘之營知秀吉計至

諸將班師往告明將然弘大捷之後明兵

懼不敢進諸將欲乘此機退兵明水路提督

陳璘遣副總兵陳蠶鄧子龍等浮戰艦數百

隻於忠清全羅慶尚三道海口以邀歸師加

藤清正去蔚山小西行長撤順天島津弘

出泗川十六日陳璘聞之遣鄧子龍及朝鮮

李統制水兵一千餘艘于彭金邊之弘既

去適與行長之船相值勦力若戰子龍敗死  
李統制未收亦戰死行長走何至加德與美  
弘合殘兵猶在鼓金島美弘遣船迎之陳蠶  
列船攻擊中軍將陶明宰戰死蠶引去殘兵  
悉得至加德劉縱率舟師來攻美弘行長之  
兵擊破之縱亦引去加藤清正淺野幸長錫  
島加賀守直茂等兵亦得航海而歸血茂駿  
河守清  
大房子能民部十一月征西諸將悉歸筑紫先  
是神祖利家在伏見專議朝辭之事美弘

捷報未至甚憂班師之難神祖欲航海退  
兵徵關東兵馬時利家嬰疾因止之欲力疾  
渡海談未決神祖使藤堂高虎往朝鮮家  
甲記秀吉譜及松采紀奉一說並云遣德永  
法印高昌宮戒長二郎豐盛於朝辭今從朝  
鮮征伐完藤堂高虎行狀開高虎赴海西開  
原記大全及松采紀奉正文  
諸將歸至對馬還自中路淺野長政右田三  
成在疇多迎諸將勞乏告秀吉遺命諸將感  
泣三成曰諸將立先赴伏見賜休暇各歸其  
國明年入京須相與設茶會以慰積年之勞

清正素惡三成。大言曰：諸君好作茶會，吾在  
朝鮮七年，靴無一粟，囊無一錢，故無茶無酒。  
但當以得粥饗諸君，身三成深銜之。諸將尋  
至伏見，神祖利家大喜，稱其功，方使各歸。  
藩休息，藩按休息，神祖利家雖有此語，而諸將歸  
褒島津俊弘之功，益封四萬石。國原記大全  
從家忠日記朝辭征伐，秀吉誌薨，人心怖懼。  
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欲乘間逞其姦計，竊相  
謀曰：今天下雖有五虎，無出內府利家之

右者，彼二人相親，以出政令，則吾輩碌碌為  
彼役使，終遭屈辱。為今計者，不如離間二人，  
以生釁隙，乃先聲言三成、長盛互有忿恨，既  
而長盛詣媚神祖三成，阿附利家，奴顏婢  
膝，無所不至。一日，利家將享神祖，期已定。  
長盛未告，曰：利家將不利於公，請勿往。  
神祖訖疾，不往。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扁內  
府將乘適，有流言而止。若又刻日為約，則必  
倏然而來，利家曰：往日之事，吾已慚之，儻復

見款則何面目見世人乎長盛曰內府亦  
悔負約今再訂約敢不赴期利家然之十日  
謂神祖至期長盛又告神祖曰利家竟  
有姦謀必不可往巧言誣之神祖不聽曰  
歸已負約利家得無遺憾若不忍再負將駕  
長盛詐作或者去探懷公之曰固勿往神  
祖驚訪遠稱有事故不往利家大怒招其姻  
戚細川忠興告曰吾老矣為人輕侮如此豈  
非終身之耻耶明日吾將往丹後機舟子之

管內以歸賀別忠興曰如明公之言忿恚因  
立然後歸藩世人謂明公為怯威權亦廢且  
棄嗣君而徑去其如太閤之顧命何竊為明  
公不取也利家從之於是長盛姦謀竟行  
神祖利家嫌隙日甚松泉  
臣按諺人構陷善良其術多端增田長盛  
之離間神祖利家巧言飾詞即楚費無  
極諂卻死於令尹子常之故智也子常賄  
而信諂遂滅卻氏之族黨而禍楚國矣利

家伏安明敏能察其姦而納細川志興之  
諫終與神祖修好勳力擁護秀賴不然  
三列之地恐為他人之有而子孫不能血  
食危矣哉詩曰諗人罔極交亂四國比之  
謂矣

十一月十一日長篠城主奧平義作守負能  
卒子九八郎信昌嗣家忠  
四年己亥正月神祖在伏見弟與四大老  
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上秋景勝毛利輝元

連名授圭島津安弘賞朝鮮泗川之功賜良  
刀安弘子忠恒亦賜刀擢為少將松榮先事  
每所考○難錄島津家記曰正月四日神  
祖入美弘弟賜回俊刀賜忠恒長光刀部  
事也是曰弘弟賜回俊刀賜忠恒長光刀部  
回圭為使賜黃金百枚以賤之附以備  
九月島津安弘叙正四位下拜參議以旌戰  
功利家楠恪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之姦  
邪十日與神祖議遣豐臣秀吉之遺命擁  
護秀賴徙自伏見居大坂城神祖駕舟送  
之利家抱秀賴坐正殿神祖入謁諸侯牧

敵事不可濟 神祖從容問彼何人舟中之  
人無敵對者有一人曰得非井伊兵部少輔  
之象 神祖悅停舟上陸果直政之卒也隊  
長脇五郎衛門晉謁 神祖命之使為鉉  
騎而入伏見茅岡原合戰全五奉行德善院  
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成長束正  
家遣兵更番戌伏見城幸細川創業家傳錄  
紀松榮是日 神祖第六子松千代麻呂八歲  
而大錄源貫十九日 神祖宴于布馬法印茅

象皆失色以為此必大陵出兵襲我象寡不  
日 神祖遂伏見茅岡原合戰全五奉行德善院  
而大與諸妻此異勢或欲其奪祖不宣為體於必今輔  
是月朝對神祖嗣君則終嗣君若必今輔  
意告自起居矣不入知嗣君若必今輔  
感望則神祖嗣君則終嗣君若必今輔  
狀見則神祖嗣君則終嗣君若必今輔  
項間冬內利家秀家輝元景勝與原  
三 年冬利家秀家輝元景勝與原  
伯相繼謁見年松創業  
伯相繼謁見年松創業

赤松律師則祐之裔有馬筑後守室則舞曲  
 子中務少輔則賴之創髮叙刑部而法印  
 未闕井伊直政未告密車神祖歸弟園原  
 全四直政專詔神祖曰開比日奉行集大  
 利家卿之弟專詔神祖曰開比日奉行集大  
 多往來此必有故不飲宴至夜復及未見人  
 幕促駕此神祖即起座而歸附以備政及未見人  
 堂高虎亦未有密詔人不知其故而伏見騷  
 擾人心勤搖二十一日四大老上奉行以中  
 村一氏掘尾吉晴生駒近世及相四寺備承  
 免為使後園原記大念安四寺真境今  
 齋連名圭詰問神祖曰大園薨未後私議  
 督嫁以息忠輝為伊達政宗之誓以牧野康  
 成之女婿福島正則以小笠原秀政之女妻  
 蜂須賀至鎮阿波守家改設守領門守叙後  
 采紀事曰蜂須賀賀家改與福島正領門守叙後  
 則婚嫁誤笑今從閔原記大念安四寺真境今  
 園之遺令其意云何家忠日全正此皆違太  
 在兵條數十將增忠政使德山後事也新慶長記  
 你正月十六日惠瓊使德山後事也新慶長記  
 不誤取今日不立于與政事神祖曰証我為  
 違大園之遺令誠所不解爾曹疏者不欲輔  
 佐秀頼是棄遺命也然若非欲了與政事自



當引退使武藏守代已以聽政如婚嫁事別  
有處置松久記車日四使未問昔邪然則吾  
歸國東手或欲通吾使自裁乎四犬老且奉  
諸國兵故今後閱原記大全乎  
行遣使誦責政宗正則私為嫁娶政宗曰非  
我所知取津高入今井宗黨所為也且與  
內府結婚皆有何不可吾輩世祿之家自與恩  
澤諸侯異不可物以常例正則曰吾與太閤  
為親族二門原記大全日相傳正則之義新  
弟左二門為兄故欲與內府交歡固結婚輔

佐嗣君之好也至鎮田結婚非有他意欲告  
政府誓延後於車機立奉行召宗董詰問之  
據雜錄今廿亥右二門家傳宗董本土流也  
刑部左二門通久弟二子亥左二門宗久別  
髮叙大藏卿法印秀吉公賜米地一千石其  
子帶刀左二門久流剃髮號宗董神祖帶  
給三石也居界津宗董對曰此非內府之  
所知也固執不易其言遂得免以故人懷疑  
懼京後鐸駿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我野幸長  
細川忠興池田輝政福島正則黑田如水其  
子長政藤堂高虎森忠政京極近江守高次

長門守高吉子叙從三位原任參議時為大  
津誠主諸吉子高次據三原記大補之有  
馬込印金森法印素去丑部八長近剃髮織  
田有樂益長公勞源長叙部卿法印  
藏人直昌子後剃每夜未伏見弟護衛神  
髮叙官内卿法印每夜未伏見弟護衛神  
祖家忠内卿法印每夜未伏見弟護衛神  
歸心於神祖以為奉行與兵國神祖亦  
則為前鋒防之心兵新在直賴弟密為之備  
創業記家忠日把石印餘史松業紀事○松  
采紀車中奉行作石印餘史松業紀事○松  
黑田長政以策略說諸將多屬神祖家忠

方是時如水長改正則輝政高虎每夜參預  
謀哉森忠政雖不入其席而常候外席清正  
嘉明幸甚忠興雖不與謀議而與石田三成  
相惡故專歸心於神祖辛措創業記家忠  
或勸神祖曰須入大津城依京極宰相高  
次神祖曰丸當急難時進則有勢退則失  
勢終不聽創業是月東國將士以更番赴伏  
見神原康政至尾刈熱田勢田今從家忠  
合記因原記大全因原  
合戰誌松采紀車  
聞伏見忽創業馬馳至

伏見不脱於裝立錫 神祖神祖悅其速至  
稱之本多正信伊奈忠次大久保十兵衛長  
安後任石見守 長谷川七左衛門等為會計  
賊稅應召而至途聞伏見之變亦兼行而進  
東兵克塞大津山階醍醐木幡之間正信來  
錫 神祖密諾良久問曰淺野長政舉勤云  
何 神祖曰豈彼渝舊好邪竟不來此正信  
軌往長政之家告 神祖無他與俱至 神  
祖責之曰子往年被寬吾力救之及太閤薨

如石田三成亦告其喪子何祕而不告耶長  
政返謝 神祖意解 大家忠川記原亮初秀  
吉薨三成 齋長政曰太閤遺命祕喪但恐事  
池今昔與子贈魚 內府則人必不疑長政  
守約不告三成密遣使告之故 神祖疑其  
外已而長政不知也至是始悟三成之姦  
計深憾其責已而傾心屬 神祖○松榮知事  
年八月三日成密告秀吉及 神祖聞長政  
之負恩其下盡日既而及 神祖聞長政  
三秀之遺命不為私恩淺 神祖重其謹慎而  
成之居人也不按去年 神祖怒解則不應

至此責之前隊 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  
相備故不取 世憂諾將有變際就井伊直政請和平之  
神祖許之 二月五日四大老奉行連名上  
誓奉於 神祖遵秀吉之遺命輯睦協贊  
神祖亦賜誓 然各欲伺間逞志終不寧靜  
家忠 記 閣原 記 大 全 松 栗  
紀 事 誓 書 載 在 諸 書 今 略 之 前 田 利 家 用 石  
田三成之討挾自立之志其子利勝以為吾  
與細川忠興布外家之親先是秀吉公今以  
與長子與一部忠隆改與利勝為姻戚○利  
勝諸書皆利長蓋據後所更名也然公可

神仕 進 利 勝  
今從其實 不可不告夜潛訪忠興悉告之  
忠興曰此足下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三成姦  
邪足下所常知也而被欺誰黨于彼不亦危  
乎彼尊崇丞相非真敬之而欲假丞相之威  
以擊 內府也利勝聞之色變忠興曰足下  
悔告我乎進退必與足下共請勿憂焉今夫  
彼所畏憚者唯在 內府與丞相耳 內府  
智謀勇略非諾將之所企及而披百計欲因  
之則其志可見矣彼既欲黜 內府豈復有

於丞相哉彼見丞相之老病幸其不起而有  
今日然內府明日又歎丞相之密謀足下  
蓋察之為丞相計不如與內府修好作久  
安之計利勝幡然曰不聞足下之言則吾必  
陷彼邪謀矣願足下若諫家嚴忠興乃與利  
勝共赴利家弟從容言之利家不聽忠興言  
甚切至利家遂從之曰足下熟圖之忠興即  
冒夜赴伏見煙明詣神祖弟白之曰利家  
將來竭神祖大喜密語移時自是忠興教

往來於大阪伏見恐人知之著叢笠自掉小  
舟又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會議協謀兩家  
和成松川家傳錄三原長盛既雜間采紀事○  
利家乃與長束正家談以勝為將潛軍窺  
款忠祖弟數放火箭利勝勸忠興三利家  
可從也伴與之則和彼必信之以為忠興  
正可謂忠也與之然以之率兵襲成則和好  
內心大捷忠興曰忠興與內府弟則  
之內府大捷忠興曰忠興與內府弟則  
計之府大捷忠興曰忠興與內府弟則  
天計之府大捷忠興曰忠興與內府弟則  
告既而謀定戰武殊能得勝矣由是戰論紛  
之既而謀定戰武殊能得勝矣由是戰論紛

吾欲焚諸將弟出於東北廣地決戰而興  
其言而復以細川家傳錄今據家傳錄定為  
一事又按石印餘文三車誤欲因家傳錄  
與小事行長安內寺志項謀忠勸利家父  
與擊西神祖勝告其謀于忠興與致子  
諸其謀終然家傳錄所不載故不取而  
九日利家應神祖之招與疾出大阪而  
赴伏見神祖來輕舸至淀迎之利家謝之  
下船來與至神祖弟忠興清正幸長從步  
從與以備不虞家忠口記細川家傳錄閑原  
史松榮利家入弟坐神祖享之召利家之

宗神谷信濃賜杯酒忠興清正幸長列坐其  
下神祖為利家設蒲團利家細談五奉行  
之其詐謂神祖曰吾在世不久別無所求  
唯冀存恤肥前守神祖諾利家甚喜而還  
家忠口記事忠興白神祖曰明公與利家  
和成不往問其病則利家意歉請約期以杜  
駕下官為人神祖許之閑原記大全長盛  
三成正家取其黨與欲襲神祖德善院玄  
以雖為其黨屬意神祖密告堀尾吉晴吉

晴告之利家利家使告晴抵伏見告神祖  
曰伏見之茅非秋勝之地宜徙居向島神  
祖從之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采紀事○因  
之海息也三月島津忠恒之臣伊集院右衛門大  
夫忠棟幸剗髮號潛蓄異圖九月忠恒午及之  
忠棟家臣競起伏見緝騷忠棟雖為陪臣同  
諸將上衛忠恒不上其罪擅殺之故忠恒屏  
居於高雄神護寺以待罪既而神祖使伊  
奈因圭率數十騎迎之歸伏見茅忠棟子源

二節久直在薩摩開愛據莊內城舉兵及忠  
恒請歸國討之神祖許之合戰誌松采紀原  
事十一日神祖往大阪問前田利家之疾  
福島正則諫曰大阪先徙之巢窟請勿往  
神祖曰掃利家與疾未訪不可不往而謝之  
石田三成聞之詐稱伏見城外喧擾扼之再  
三其意欲使利家怒之又與神祖不相善  
也神祖知其姦不聽竟駕船如大阪從臣  
列弓銃護衛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勝為姻

親慮神祖或生疑遣父去去市名藤存  
晴員子細川伊賀守元有子養之任兵部大  
輔車將平安輝美昭二公又車信長公信長  
公荒剗號此齊友侍舟中其實質之也及舟  
泊岸有婦人與象怪之藤堂高虎出自藥中  
白神祖曰慮三成之黨或為變故匿居子  
此請與下官易輿而行庶無他虞神祖感  
其志從之先入高虎中島之弟而後赴利家  
之弟忠興從之石印祭史閱原合哉志忠時  
利家疾劇強起謝之喜謂神祖曰賤恙危

篤命在且夕唯願全曰利家尊謂利勝利改  
言周摯曰吾親大內府及諸將舉勤皆將有  
載於嗣君然不可先事除之昔是憂之將有  
歲之中心及謀於神祖未利家之弟以爲得時  
將交刃而死者謀於利勝從其言而內實  
其有愛注意視之利改外雖從其言而內實  
懷害心侃發而還諸志所不載故附于此池  
改終不改發而還諸志所不載故附于此池  
田輝政細川忠興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  
青正堀尾信濃守忠氏晴帶子吉藤堂高虎等  
皆侍坐利家享神祖利勝及淺野長政接  
伴石田三成忽著黑衣而至賀神祖來訪



而太如秀古公苑恩春之土皆隨日俗斷髮故  
在利家之弟會錢及三成至象皆愕胎不終  
談去國原記大余日三成不入座告竭而去  
今後其後神祖宿藤堂高虎弟三成會德  
善院去以增田長盛長東正家於小西行長  
之家家國魚祀大余曰或野長政以利  
內府與利家和協則吾曹必無焦類為之奈  
何行長曰內府專恣利家卿以下諸大老  
皆所憤也諸君多疑錢故不決今夜襲高虎  
之弟從火攻之不然內府明日還伏見邊

擊於中路必可得志既城內府則景仰嗣  
君若其志益奮阿附內府者失勢沮喪討  
而誅之易如反掌立丞決之嗣  
君幼冲昔曹受諸大老之指麾固其立也今  
無諾老之命而謀勤于戈於鞏鼓之下非人  
臣之波也且諸將集高虎之弟護衛內府  
者不一而足即如古女塔堀尾信濃守亦在  
其中如此則火攻要擊皆不可得志彼此相  
持交戰後時結城參河守率東兵自伏見東

救則取敗必矣長盛曰禮部舉事急遽必不  
可成頃與大谷刑部少輔商確時事告繼以  
為今察車機專為嗣君盡忠者邑少而欲除  
內府代其權者頗多或有怨讐就欲逞志  
皆挾私而非公道也內府實有異因聲罪  
討之何難之有倉猝舉事非特亡身滅家嗣  
君亦危殆矣古繼謀慮深長諸君宜思其言  
設未決日既暮正家曰今舉大事不可不審  
其虛實遣探偵之輝政忠興正則等諸將列

炬嚴備勢不可犯竟不能發而能家忠日記  
前中納言秀家之弟茂之今後石印餘史關備  
原合戰法藤堂高虎行狀曰三成欲襲事最  
詳於大坂高虎知兵陰謀告成神祖得入  
高虎中島之私弟而夜既闌淺野長政率利  
免其難即此時事也夜既闌淺野長政率利  
家之寧德山丑兵衛至高虎家請神祖曰  
明公不舍利勝願賜誓圭神祖曰然諾  
既重何用誓圭之為然利家指有所不安則  
嘗歸伏見授之十一日神祖還伏見弟神  
原康政為前驅阿部伊豫守正勝為其中正勝

初依善石工門井伊直政為後拒創業記家  
善石正依子卯餘史因三成每欲害神祖  
原合戰誌松采包事  
以為不誘細川忠興為己助則事難成乃婦  
德善院玄以曰年來與忠興有卻若我過矣  
請子為我終好玄以告忠興不聽玄以頻請  
不輟忠興伴許之三成會于長束正家之家  
以待忠興至細川家傳錄作大谷吉繼家下  
紀事友家坐定三成謂忠興曰內府驕恣  
傳錄一友家坐定三成謂忠興曰內府驕恣  
不可復制我欲冀載嗣君故譏除之足下同

心勳力則封以二別之地忠興問其謀三成  
曰我豫置腹心於內府第側今夜欲襲之  
宮部善祥坊名祐全地曆寺僧事秀吉公福  
原右馬助之宅地勢頗高據此地及曉於火  
箭以燒內府第燔發則捨壤避去時自井  
樓兩於鳥銃則可殲焉用弟中之兵裁有二  
千人設使拒闕我率大兵掩擊則茂不隊矣  
忠興聞而憂之然神色自若沮其計曰不可  
夫放火箭豈論地之高下乎彼遣間諜詞知

我謀則我放之彼亦放之及為彼見燒我兵  
敗潰且內府善練兵一千餘兵決死出鬪  
則其鋒未易當我有一策我兵寬布二千許  
人帥為前鋒突入死戰諸君相繼齊進則事  
或可成此計之得者也三成等率特前謀慮  
與作色爭論三成等曰越中守氣大盛且期  
亦過矣請族他日謀之各罷去小西行長聞  
之曰五奉行雖堪世務而拙於軍事今為忠  
興所敗而愆期大事去矣惜哉既而忠興遣

父玄音白神祖曰甲弟不利守備請蚤移  
居向島神祖曰奴輩何能為翅日忠興至  
弟具告三成等逆謀神祖驚曰微子則昔  
殆危矣乃命修繕向島茅宅細川家傳錄  
紀事曰忠興直入茅加藤清正弟告三  
清正驚與忠興向島附以備改閱謀  
原記大與忠興向島擊之除神祖  
故勸祖者多祖一說向島神祖聞之舉  
見城垣利家勸共謀不徒向島尊崇之  
向島地險固非欲為避也又說向島  
若從諸將之險勸初密告細政本多忠  
島勝欲固神祖密告細政本多忠勝神原



班師未歸告狀於秀吉從而警之長政子孝  
長如水子長政聞而深銜之每三奉行如  
冠雖然秀吉薨二有怨於三奉行罪於神  
祖其餘諸所亦皆有人於三奉行罪於神  
竭心力奉神祖也人謂時前田利家疾草三  
成往大阪日夜瞻視此松祖亟密七日與神  
卯餘史往大阪今夜瞻視此松祖亟密七日與神  
家弟謀誅三成議未决闰月三日加賀能登  
越中三別太守權大納言從三位管原利家  
薨公卿神秀吉公賜利家姓氏忠日羽柴銃前守  
故公卿神秀吉公賜利家姓氏忠日羽柴銃前守  
家今延其寶原本姓利家

襲封領加賀越中次子能登守利政領能登  
園原記大園原合戰志松榮紀事○園原  
記大園原合戰志松榮紀事○園原  
為大元而慶長諸軍皆無其文今按長盛  
三成正家告諸侯欲除皆無其文今按長盛  
一後所出也其有中一大柴前守云云則  
其人署名如老之原一戰肥前守云云則  
其為大老明矣因原一戰肥前守云云則  
奪職利勝雖屬神祖而不復居職故也  
若知附以備致大日神祖在伏見弟召  
臣按園原記大全曰神祖在伏見弟召  
德山丑兵衛問利家臨終何言對曰利家  
深以不見秀賴公成立而死為憾嗔目大

呼而願神祖流涕感其志後幾十年加  
藤清正嘗告人曰利家晚年頗忠於儒學  
大同薨後招宇喜多秀家淺野寺長及余  
語次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余當時  
目不識丁不釋其箋近年讀論語頗能通  
曉在今之世不事斯語者恐陷不彘或謂  
利家不學七術儒釋王霸之辨茫然固措  
余謂不然天假之年使之進學則其所成  
就不止乎此可勝歎惜臣觀此語不特利

家志於學清正亦知尊崇儒術戰爭之世  
皆所施無而僅有過於記誦詞章之學遠  
矣蓋亦文運將用之兆也

七將密議利家既薨三成必出就而殺之事  
在今夕三成之黨桑原治石衛門知而告之  
三成三成匿而不出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  
島津美弘上杉景勝佐竹美直皆黨于三成  
美直聞諸將逼三成馳至大隊謁秀賴而利  
家喪並往秀家備前島之茅景勝及小西行





然之遣使諭七將曰太閤薨未幾秀賴在大阪尚幼不可以私忿構兵宜亟罷去七將不奉命 神祖遺主七將曰諾君不思秀賴之故妄動兵萃其意難解吾亦與三成同志請與諸君決戰七將不得已奉命遂釋兵石印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志石印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與諸君決戰七將不得已奉命遂釋兵石印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可妄興兵萃以震驚之今落三成之職使不致任居佐和山城宜亟罷兵七將不可其落職為辭故罷兵今從閣原記大全神祖遺中村一氏潤井直志石印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

世今從閣諭三成日子今致仕去而之佐和原記大全山城則諸將怒解而天下無事矣令嗣隼人正吾當左右之族其長以居職子勿憂也石印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原軍記松榮紀事 三成招上校景勝密語曰是秋足下當歸藩不未覲 內府必率諸將向會津擊其罪而討之三成與秀家輝元利勝諸卿定的微兵諸回以興大軍 內府雖智謀邁入而前後受敵計無所出東征將士亦不能棄父母妻子而黨於 內府或入

會津城或還京師諸將離散則內府計窮

諸和必矣宜觀其愛以制之景勝定計而去

閣原合戰誌曰九月景勝歸藩三成潛出佐

三成召其宰島左近清興問可否後清興前車

勝隘蓋杜撰也今從諸家對曰不可七將以

私忿脅我而內府力救我其意叵測今從

內府之勸還仇和山中路有愛悔何能及

料君侯之兵不下一萬留一千於仇和山微

發九千分為四隊付一千於臣二千於舞兵

庫閣原合戰誌舞作三千於蒲生備中初孫

喜內事蒲生氏卿賜氏氏卿君侯將三千縱

火淺野左京大夫以下弟宅臣與兵庫備中

進自豐後橋直襲向島內府必使乎下兵

防之而身赴東回矣徑大和路則追至宇治

決戰若繼山科則以備中為前驅由木幡追

之則不使內府得過勢多矣大阪諸將黨

于內府者率兵而至事出倉猝部位未能

整既獲內府則我奮彼沮此制勝之道也

三成曰汝策誠善然我與上校佐竹定計先  
從內府之言然後因之清興曰然則徵佐  
和山之兵心醍醐山科鏡山之側陰為之備  
三成從之乃遣使徵之二隊各三千餘人七  
醍醐山科及鏡山以迎三成然後奉命閱大原  
合戰志七日神祖齋三成奉行職使之致  
仕十一日三成還佐和山城神祖慮途中  
諸將為憂使參河守秀康護之生駒近世中  
村一氏副之及過醍醐山科三成之臣高野

越中舞兵庫大場土佐大山伯耆等護衛而  
去秀康及近世一氏送至勢多而還三成贈  
正宗良刀於秀康以謝神祖之歎曲大原  
全曰良刀傳在越前忠然及至佐和山密結  
並賜家號石田正宗業記家忠記因原記  
親黨謀作乱大全國原合武志松果危車記  
先是水野勝成為其父忠重所逐流寓原一  
成等有異因攻向島請備緩急神祖雖喜  
其志而以忠重嚴絕之不許謁見使山岡道  
阿彌和解之道阿彌院末髮八部左

工門景友慶長初又落髮忠重奉命勝成遂  
叙宮内卿法印蘇道阿蘇  
得執謁松家忠日蘇錫島直茂就并伊直政請  
屬神祖輸忠神祖善遇之知松車黑田長  
政謂堀尾吉晴曰内府居向島雖利家卿  
意而非久安之計不如移居伏見城以鎮京  
師大坂吉晴以為然與茂野長政德善院去  
以議之二人善之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雖有  
異議而不能拒故四奉行言之於上故景膳  
宇喜多秀家二人亦以為然故以生駒近世

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為使請神祖移于伏  
見城神祖許之望日原合戰誌曰以神祖  
家相後曰端侯之器若華新政去以神祖  
三氏成晴使吳不祖如古華新政去以神祖  
三氏成晴使吳不祖如古華新政去以神祖  
吉晴與茂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雖有  
據閱原記大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雖有  
一德公自江府奇主方之今長實為首謀  
實入他賜請以神祖之嫌而卒幸色十三日  
滋盛神祖徙自向島居伏見城裁決政事成重

直故堀尾吉晴與玄以護付城門管倫於井  
伊直政四月十七日松平五郎左衛門忠政  
叙後五位下為出羽守家忠日記忠政神原  
大須賀康高見天正十康政長子出繼外祖原  
七年其性賜松平氏勅賜豐臣  
秀吉祠號曰豐國大明神十九日遷主神  
祖請之過照高院聽天台論議創業日記家忠  
戰誌石印餘史○創業日記阿蘇合  
陀峯新八隆堂先是太因遺命號其祠曰八  
瞻大菩薩至是以二十一日高力土佐守正  
籍不盡易今號神祖喜堀尾吉晴之勞欲  
長卒高家忠系日記

賜誓圭以結好吉晴辭不敢當銘曰井伊直  
改作誓圭署已名以授吉晴乃受之大原全記  
原合五月神祖如大阪城初秀吉薨五奉  
戰誌五月行密議欲配秀賴所生淺井氏於前田利家  
擬秀賴養父以抑神祖之權事未遂而利  
家遊門神祖豫聞其謀至是按行城中見所  
新造門櫓大怒曰利家茲計露矣然既物故  
須誅利家以正其罪利勝聞而憂懼謀於細  
川忠興抵伏見陳謝無罪神祖怒解家相傳

錄松系 六月 世子加首服於故高力正長

子左近為嗣授諱字名曰忠房賜佩刀家忠記

高力系因忠房後為攝津守 嶋津忠恒歸藩討伊集院久

直 神祖使寺澤志摩守廣高宥之廣高越中守廣

正 四 中 暫 無 事 至 是 久 直 又 反 置 十 二 寨 拒

守 忠 恒 將 兵 討 之 七 月 九 日 神 祖 以 山 口

勦 兵 衛 直 友 為 使 賜 圭 忠 恒 戒 以 誅 反 臣 而

徵 將 來 設 方 畧 而 不 損 兵 副 以 鏃 二 千 隻 署

衣 二 百 領 忠 恒 獻 圭 報 捷 松家忠恒記 神 祖

召 淺 野 長 政 增 田 長 盛 長 束 正 家 謂 曰 我 代

秀 賴 參 決 庶 務 秀 家 輝 元 以 下 諸 將 航 海 入

朝 鮮 者 太 閻 尚 存 必 錄 其 功 秀 賴 勿 弱 雖 無

其 事 而 直 以 七 八 月 間 各 歸 本 藩 休 息 至 明

年 秋 冬 來 侍 三 奉 行 歸 大 阪 告 其 言 於 四 大

老 於 是 宇 喜 多 秀 家 歸 備 前 毛 利 輝 元 歸 安

藝 上 叔 景 勝 請 曰 去 年 自 越 後 移 于 會 津 未

及 施 政 奧 地 易 勤 搖 內 存 所 知 也 願 歸 藩

鎮 瑞 前 田 利 勝 亦 請 曰 今 春 紹 封 未 暇 視 事

願歸北國修舉父政  
神祖並許之故景勝

利勝亦歸藩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

亦許歸藩大國原記其餘諸將軍田如水歸盡

前加藤清正歸肥後細川忠興歸丹後家忠

細川家傳錄○國原合戰誌松永知事並日記

清正忠興怨○神祖合戰誌是夏竹中負右

出於神大全使著將不取息右是夏竹中負右

衛門室信後任伊豆守大名利民部必輔早

川主馬首蓋改仕少輔合戰誌曰主馬首前

此病死然諸志皆云監使七人竹中利予

從之家忠日記以上馬首與同僚福原直孝

太田飛騨守一吉初孫小垣見和泉守家純

朝鮮軍中為監使時車論辨不已至是訶之

神祖訊其曲直德善院去以淺野長政增

田長盛長束正家等侍曲在直孝等四人

神祖收直孝盡後府內城逐之一吉家純直

陳杜門不出家忠日記松永紀事並曰放遂

戰誌曰不一收朱邑杜門屏居竹中利國原合

逐戰誌曰不一收朱邑杜門屏居竹中利國原合

隆管內故歲輸漕稅及秀吉薨道不復輸  
隆真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隆與伊勢歲午城主稻葉祇人通念守嘉

之嘉隆微之道通不肯嘉隆訴之有  
夫乃上之神祖曰太閤恒惻氏多徭免  
宇治淀川之滯稅無何薨逝故未及遠太閤  
猶存則必及遠雖然吾非斷此事特推太閤  
之心而言序由是道通益不輸稅嘉隆憾之  
明年石田三成成之亂道通屬神祖嘉隆黨  
于三成實基於此亂道通屬神祖嘉隆黨  
能聽其訟今從大家志不取此年附神祖  
成誌○其訟原記大家志不取此年附神祖  
遺餘力不必須有憾於神祖之得志而攻道通



然此諸主之說皆八月十三日  
神祖抵京師  
十四日入朝  
寺譜創業記家忠  
歸路過三  
本木弟訪故園  
白秀吉夫人木下氏  
是  
召淺野長政增田長盛  
長束正家譜曰  
久欲  
往大阪見秀賴母子  
以體不佳  
誓延至今秋  
涼請爽將以九月九日  
登城三奉行還大阪  
告秀賴及大虞院  
大関原丸  
石田三成在佐和  
山日進  
邪謀觀覲  
非望陰使增田長盛  
長束

正家諱前田利勝  
淺野長政於神祖  
九月七日  
神祖如大阪  
伊直政神原康政  
本多正信等數十人  
扈從  
神祖宿石田三成  
故第  
大関原丸  
其夜長盛正家  
密告神  
祖曰加賀中納言  
有異圖以公登城  
賀重  
陽節之日  
淺野彈正出迎而執  
公手使大  
野修理亮  
土方勤兵衛  
狀  
公彈正與事  
公曰  
園未執  
公手使二人  
救  
泰  
今從家  
忠  
難  
終  
若  
空言  
登城  
賀節  
必不至  
圍  
泰  
今從家  
忠  
難  
終  
若  
戰國  
原合  
神祖  
召諸將  
議之  
正信  
曰此  
非細

故宜稱病不入城欲兵伏見嚴備而去益政  
康政忠勝曰不必有變登城可也神祖兩  
用其言八曰黎明遣伊奈岡圭於伏見徵兵  
家忠神祖曰還伏見今遣岡原長盛正家合  
戰誌神祖曰松有此事必登城今從上諸日八  
之神祖曰此事必登城今從上諸日八  
盛弟神祖至長盛弟密諾良久七日夜往長  
業神祖今從年譜創九日諾且伏見之兵至大  
改神祖三千八百人參河守秀康處守大原  
能神祖曰伏見兵到三成之弟秩隘不日加辰  
神祖入大阪城從者倍常至櫻門門者呵之  
曰門內不容多士從者為不聞而入井伊直  
政本多忠勝神原康政等十二人從神祖  
入堂內揚言曰內府今日有戒心故吾曹  
敢至此神祖謁秀賴及大虞院秀賴所生  
吉公大院祝直政忠勝康政三人隔障而坐  
號大野長政稱疾不出神祖出過中厨有方  
一丈二尺紙燈時人呼大阪大紙燈神祖  
見之曰閣東人所未嘗見宜使從者觀之酒

春而秀景勝輝元使若大及伏見一城奉命擇其  
一長盛正家勸宜有異同長體正家奉命擇其  
原合戰誌松東紀事但合戰誌長盛正家奉命擇其  
告藩每先取進此時秀家誌長盛正家奉命擇其  
就藩一人在進此時秀家誌長盛正家奉命擇其  
祖命將急築大西成園原不於全餘西神在  
秀吉所築檣櫓殿閣築備故以奉於神晦  
祖師移居或云奉行築殿故以奉於神晦  
祖恐非也全之說為得故茲不取神晦  
神祖遣寺澤廣高於薩摩援島津忠恒伊集  
院久直嬰城固守忠恒不能拔原家忠恒伊集  
妻並云明年神祖再遣山口直實於薩摩  
請和久直奉命出城去然明年直實於薩摩  
附子十月五日南都大膳大夫信直卒子信

東段弟旅井  
正之宅寓忠  
家諸谷曰閑利  
勸進建原出  
所建神記呼  
神不櫓祖大從  
祖載此還全若  
入附何自閑從  
居以謂成原若  
大衛也中合皆  
阪攻宜下戰入  
西亟令誌  
城增曰○神  
輔田長阪衆率  
佐秀盛諸紀之  
類長將車還  
吉在城時從之徙居西城諸侯事  
還伏見載一〇年閱譜創業西城諸侯事  
譜創業見載一〇年閱譜創業西城諸侯事  
亦無再業往記等諸之圭不還伏見遂入西  
大亦無再業往記等諸之圭不還伏見遂入西  
大亦無再業往記等諸之圭不還伏見遂入西  
吉在城時從之徙居西城諸侯事  
還伏見載一〇年閱譜創業西城諸侯事  
譜創業見載一〇年閱譜創業西城諸侯事  
亦無再業往記等諸之圭不還伏見遂入西  
大亦無再業往記等諸之圭不還伏見遂入西  
吉在城時從之徙居西城諸侯事  
還伏見載一〇年閱譜創業西城諸侯事  
譜創業見載一〇年閱譜創業西城諸侯事

濃守利直嗣家忠日記神祖召增田長盛  
長東正家定我野長政大野治長上方惟久  
之罪狀下令擊前田利勝八日流大野治長  
於下野結城土方惟久於常陸大田立佐竹  
城田點長政使居甲別米邑長政不敢赴泉邑  
孛居武藏府中年譜創業記閱原長政利家  
之姻戚雄久利家之表兄弟治長與雄久交  
睦故長盛正家告其謀於神祖神祖構問之譜  
附尾丹羽長重至西城謁神祖曰聞前田利

勝有反計下官所居小松城鄰於金澤城出  
師擊之則詣為前鋒神祖賞之授佩刀以  
為征加賀前鋒長重悅而還小松城事作大  
聖寺城事誤今從關原能大金閱原合戰誌寺  
石田三成修佐和山城後隆增壘招知名之  
士人皆疑其有異志神祖使增田長盛火  
谷吉繼詰問之三成對曰佐和山城諸國往  
來之道而堙沒蓋穢故稍治之身非敢有他  
名戰原記石卯餘史誌云神祖遣本志勝

於佐和山視之成出迎之享禮殊確厚  
勝受賂而還言其無他人言始息  
也與忠勝忠勇有餘人豈識之是  
使方息勝復年皆布意為之而者  
是方息勝復年皆布意為之而者  
家口是欲鎮靜物情也力辦之  
實多記欲鎮靜物情也力辦之  
故三成上誓於神祖以趣出師北陸  
載一說原合戰詔於神祖以趣出師北陸  
使三成出神祖將討利勝故以闕原記大  
奉命蓋臆度三言成悅細川忠興南擊利勝舟  
至大阪神祖遣使謂忠興曰利勝蓄異圖

宣子亦黨之耶忠興謝曰利勝豈敢有異心  
下官掌謂利勝曰嗣君幼弱不足倚賴當今  
之世執天下之權者無過內府與望悉歸  
之然石田三成親近太閤頗有權勢其或屬  
三成乎利勝怒曰昔豈立三成之下風乎以  
此揆之利勝不負明公必矣石印餘史闕  
若從各異今學其可原合戰誌所  
臣按細川忠興生於閩閩之家攻城野戰  
其功較著而其尤大者在乎調停神祖

與前田利家焉石田三成久蓄異圖見利  
家老病殘喘無幾陽為奉之而日夜媒藥  
巧為離間之計忠興知之詳告利家利家  
悟其姦與神祖和好神祖利家和好  
如故而三成計沮既而利家薨三成百計  
欲除神祖而忠興等七將有憾於三成  
必欲殺之神祖矜而庇護之落職使居  
佐和山城三成又欲族利長陰使其黨  
淺野長政等於神祖而歸其罪於利長

其計愈巧而其情難見矣忠興能探隱微  
故說神祖明其無貳利長之冤枉始得  
申理而庚子之亂竭力勦克從徇北陸以  
鍛三成之羽翼此其大機閱而忠興之功  
隱然在乎攻城野戰之外也  
忠興遣使金澤勸利勝請和神祖利勝與  
第利改議作畫明其無貳使其宰橫山大膳  
長知齋之孫山城後至大阪憑井伊直政告之  
神祖召長和親問之長知捧利勝之畫俯



日連宗備有受不施不施不施二流往年  
前  
關白秀吉供養太佛不受不施備不去年  
秀賴薦秀吉冥福亦不出不受親施二流  
辨不已遂訟之神祖出在西城外殿親聽  
其訟奉行別坐德善院去以判之不受不施  
僧詰塞神祖斷曰供養大佛不出若任汝  
之法薦國主冥福不出若其罪大矣遂處不  
受不施備於遠流原忠記宇喜多秀家  
重臣宇喜多丸京亮孝親和良守直家改崎

出羽守孝親或作正勝原合戰誌信顯武  
家盛衰記成正玉滴隱見重長元竟錄貧  
盛皆無一疋之說戶川肥後守達安花房志  
令從改崎家譜  
摩守職之因越前守惡壁臣中村刑部讒侮  
擁蔽疎斥舊臣請誅之刑部初孫二部兵衛  
言利家之女也二部兵衛為藤臣夫備前詣  
事權臣長船池伊守有寵於秀家秀家甚親  
任之更孫刑秀家不聽四人固請之秀家匿  
刑部於其弟不出四人請索之各擁部兵據  
玉造街而反斷髮為號秀家兵至則將送戰  
大谷吉繼欲使榊原康政和解之事不成



神祖聞之責康政曰平巖親吉至自關東汝  
當代之東歸秀家家事何闕汝事而留滯至  
此耶秀家大家也豈汝欲取貨賂乎康政即  
曰東歸吉繼聞之曰吾欲為內府輸忠誠  
而責康政是責我也我何面目可以見人  
自是始有貳於神祖之心家忠日記  
戰誌松秀家訥四人專恣於神祖神祖召  
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議之定四人之罪付  
宇喜多孝親戶川達安於去以付岡越前守

原合戰誌曰神祖將佐相談曰逐四人與秀  
家無乃私輪隊長一人感激歸附街以府受棄之秀  
原記十一月前田利勝以所生芳春院及童  
臣村井豊後山崎安房為質送於大阪神  
祖召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利勝以老母  
家老為質此與吾講知之驗而其無異因明  
矣然真之大阪則嫌於公家之質吾欲送之  
江戸何如長盛以為不可神祖不聽二人

固爭之 神祖曰然則送其利勝以觀其意  
乃作畫寄利勝以喻之利勝召利政議之利  
政流淚以為不可利勝素欲與神祖修好  
故不用利政之諫復畫奉命神祖遂輟北  
伐芳春院為質創業記家忠日全記原合戰  
事最詳十二月三日春園原記大全係是冬叙  
河尻肥後守享之肥後守蓋故肥後守秀隆  
石卯餘史作直佐淡路守堀田若狹守繼  
次未知名孰是也佐淡路守堀田若狹守繼  
一全作童氏今塚必田系因訂之奉秀賴鷹

師扈從織田有樂細川玄旨有馬法印金森  
素去山岡道阿弥岡江雪前庭羊人前庭或  
前羽回音相回姓從駕伴賜一繼以下金  
銀衣服各有差也神祖還大阪城關原  
誌係十一月十日放鷹留五日還大阪城關原  
死事係十一月十日放鷹留五日還大阪城關原  
氏自伏見赴江戶城是月世子夫人淺井  
長子藤七郎秀就著袴叙後四位下門後為長  
神祖以神原康政為使贈袴按家忠歸江○

正嗣

家忠出  
子日  
守記  
家家  
政次  
子叙  
家從  
正土  
襲位  
孫下  
新仕  
六志  
部摩

戶	戶	戶	從	箭	人	哉	神	旅	四	郎	午	戶
威	助	馬	土	意	彼	祖	為	郎	九	本	見	
公	忠	邑	位	水	成	日	嗣	定	郎	圭	上	
家	吉	石	下	野	長	三	不	綱	卒	係	文	
尾	植	子	尾	三	之	郎	奉	為	養	家	年	十
更	村	備	豫	左	後	四	命	子	松	忠	尾	月
正	新	中	守	衛	頌	郎	太	及	平	日	而	奉
忠	六	守	正	門	恰	何	夫	卒	隱	記	每	使
為	郎	正	勝	分	米	必	人	家	岐	本	月	輝
水	家	次	弟	長	邑	以	水	臣	守	圭	今	元
為	次	序	二	孫	右	當	繼	野	皆	定	日	無
大	卒	為	為	備	衛	倍	他	氏	欲	勝	元	所
番	子	步	行	後	門	菴	人	怒	以	弟	年	考
頭	新	行	頭	守	大	川	之	其	荒	三	二	前
阿	六	頭	阿	子	大	氏	家	違	川	子	郎	荒
部	郎	給	部	子	忠	太	為	均	氏	三	九	川
左	家	食	左	叙	政	夫	泉	之	郎	二		二

六郎

